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九点半弹子戏

[德] 维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上海

九点半的弹子戏

[德]海因里希·伯尔 著
殷晓亮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24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I·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前 言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是一位在当代德国极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作家与和平主义政治家，1917年12月21日生于科隆。中学毕业后，在书店做学徒。1929年入科隆大学主修日耳曼语言文学。同年应征加入德军，曾到过法国、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1945年被俘，战争结束后获释。战后重返科隆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并兼任统计局助理员。从1947年起开始发表小说，1951年后成为职业作家。1985年7月16日在科隆去世。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列车正点》、《亚当，你到哪儿去？》、《一声没吭》、《九点半的弹子戏》、《小丑》、《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影片》、《无主之家》、《苍白的安娜》、《我们早年的勃鲁姆》、《沿河区的女人们》等。

1947年伯尔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列车正点》，小说通过一个法西斯军队士兵的遭遇，揭示了战争的残酷，表达了作者反对战争的立场。他因此而获得在德国文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四七社”的文学奖并一举成名。

50年代以后，随着创作视野的扩大，他的作品转向主要表现普通市民在战后经济复苏中的悲惨遭遇。先后发表的作品有批判纳粹主义“英雄”概念的《亚当，你到哪儿去？》；描写艰难谋生的小职员生活的《一声没吭》；表现以卖笑为生的寡妇的遭遇的《无主之家》，以及《苍白的安娜》、《我们早年的



九点半的弹子戏

面包》、《九点半的弹子戏》和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到斯巴……》等。

到了 60 年代以后，他的小说主题主要表现了联邦德国的“小人物”在“自由、民主”的幌子下所受到的迫害。在此期间，作者的文风有了很大转变，从前期作品中多阴郁压抑的气息转变为对社会的罪恶进行强烈谴责与激进的批判。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小丑》、《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合影》等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后者更被称为他小说创作的“皇冠”。

1972 年，因“他对时代的广阔视野、结合典型的灵敏技巧和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的贡献”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70 至 1974 年伯尔先后担任联邦德国笔会和国际笔会主席，并发表了获奖后最有影响的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鲁姆》。通过一个真诚、朴实而不媚俗的青年女佣，因遭新闻媒体的中伤、诽谤后怒极杀人的故事，揭示了资本主义司法部门捕风捉影的“思维方式”和新闻媒体的弄虚作假，并由此暴露了产生悲剧的社会根源。书中巧妙运用了倒叙、象征和联想手法，并带有强烈的感情。小说发表后在西方文坛引起了很大轰动。

《九点半的弹子戏》是伯尔的代表作。书中描写了建筑师费麦尔先生一家在 1958 年 9 月 6 日一天的生活经历。透过对这一天经历的记叙，作者揭露了德国军国主义 50 年来的罪恶史，呼吁人们警惕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小说运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与倒叙手法，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复杂但严谨的叙事结构，成为作者造诣最高的代表作品。



1

今天早晨，费梅尔对她说话毫不客气，甚至有点儿粗暴——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十一点半左右，他打来电话，在电话中，他狠狠地责备了她一通。对她而言，这种语气不仅陌生，同时也相当恐怖——因为他所说的事情，确实都是无可反驳的，一如他以往所说的一切。可是，在这种新的声音里，原来的礼貌都变了味道——就好像他突然给她端来了一杯H₂O，而不是一杯水似的。

费梅尔在电话里说：“麻烦你找找那张红色的小卡片，四年前我给你的。”她拉开抽屉，拿开一条巧克力棒、几块抹布、一罐铜油，拿出那张小卡片。“现在，麻烦你念一念卡片上的字。”

她声音哆嗦地念着：“可以在任何时间接见我的父母儿女，还有许瑞拉先生，余人一概不见。”

“请你再念一遍最后那个句子。”她念了——“余人一概不见。”“还有，你怎么发现我给你的电话号码是海因利希亲王酒店的？”她默不作声。“我要强调一点：你必须遵照我的指示，即使那是四年以前的……”

她还是保持沉默。

“笨东西……”那句随口不离的“如果你不觉得麻烦的话”怎么没说？难道他被气迷糊了吗？



九点半的弹子戏

她听到费梅尔在电话中咕哝了一阵，然后又听到另一个声音喊着“计程车，计程车”，随后，电话就挂断了。她放下听筒，把那张红色小卡片推到桌子中央，感到一阵轻松。他的粗暴——四年来的第一次——对她来说简直就等于爱抚。

每天六点钟，或者是她厌烦了那极度呆板的工作时，她总是走到门外，去擦拭那块铜牌：“罗拔·费梅尔博士。建筑计算师。午后歇业。”火车烟、马路上的尘埃、烟雾，让她有理由天天使用这些抹布和铜油，而她可以趁这段时间把一些杂事撇开。现在，她可以看到的马路对面印刷机正在运转着，永不倦怠地把训示印在白纸上。她感觉到它们的震动，想象自己置身于一艘即将启航或已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里。那时她就会远离眼前的一切：卡车、学徒、修女、街衢的生活、杂货店门口的大板条箱、橘子、蕃茄、包心菜。隔壁，葛雷兹肉铺前面，两个年轻的屠夫把野猪挂了出来。黯黑色的野猪血滴在柏油上，让她恶心欲呕。她又想象着，如果自己在某一个卖电缆线、或胡椒、或洋葱的嵬嵬摊位里工作，专门和穿着邋邋遑遑吊带裤的中年工头们打交道，该会是什么样子。她想象着那种种景况，随即将这些景况一脚踢开，并在这一踢当中获得满足。生活的秩序对她来说是完美的。和这个完美秩序大异其趣的是这个在穿着方面颇为讲究、客气万分、却让你不寒而栗的雇主。每一位和他打交道的人，他都客客气气地对待，可是，在这客气的后面，却有着一股轻蔑，你可以感觉得出来。然而，事实上，那个人除了和她之外，跟其他人很少来往，在她印象中，她不记得他和任何人谈过话，除了他的父亲和儿女之外。她从没见过他母亲，因为他母亲正在一所精神病院里疗养。那位大名出现在红卡片上的许瑞拉先生也从未到事务所里来过。而且，费



梅尔从来不在事务所里和人谈话。打电话来委托办理的客户，都被要求以书面方式叙述他们的事务。

当她出了错时，他只是挥挥手，说：“好了，请你重做一遍。”事实上，这种情形很少发生，大多数情况下她会先发现那几处小小的错误。不管任何事情，他从不曾忘记说“请”字。当她向他请假时，他总是一口答应，她母亲去世时，他说：“我们的事务所要关门四天，或者你希望一个礼拜？”可是她不希望一个礼拜，也不希望要四天，她只要三天，在空洞洞的公寓里甚至三天都太长了。不用说，他参加了葬礼和墓畔追悼礼拜，连他的父亲和儿女都参加，他们都带了巨大的花圈，并且亲手将它们供在坟上。他们都倾心聆听祈祷文，而那位她所喜爱的老父亲在她的耳际轻轻地说：“费梅尔家的人很了解死亡。我亲爱的孩子，我们和这家伙有着不解之缘。”

她的请求都毫无例外地得到允许，因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觉得越来越难提出请求了。他不断地缩减她的工作时间。头一年里她从八点工作到四点。但是最近两年，她的工作越做越顺手，因此，在八点到一点中间，她就轻轻松松地把一切都做完了。可是即使这样，她还是有时间感到厌烦，就尽可能地把清扫杂务的时间拖长。而现在，那块铜牌已经亮得照出人影了！她盖上铜油瓶，叠起抹布，无意识地叹口气。印刷机仍在运转着，永不倦怠地把训示印在白纸上，野猪的尸体还在滴着血。学徒、卡车、修女、街衢上的生活。

有着建筑师那漂亮工整字迹的“余人一概不见”的红卡片就搁在桌子上。同时，桌子上还有那个经她查出是海因利希亲



九点半的弹子戏

王酒店的电话号码——看到它，她就为自己过分的好奇而羞愧。这个名字散发着一股馨香，让她忍不住想去追寻。而后面没有半个“请”字！少了客套的称呼倒使她欣喜，她觉得和她的这份自动机器似的工作协调起来。

在她的前任留下的复写本里，她发现了两种表格。这两种表格是她上任以来一直使用的，没有改变过。一种是给委托承办的客户：“感谢阁下的信任，我们将尽力迅速无误地完成阁下之委托。敬颂安康。”另一种是要向客户们强调什么或提供分类资料等等之用：“——下面即阁下所需有关 X 建筑计划之资料。敬请将所需费用，共计 Y，存入我方银行帐户中。敬颂安康。”当然，她还有别的事做。譬如说，X 这个空格她可以填“森林出版社”、“河畔教职员宿舍”、“荷兰班街天桥”，Y 格的收费数目——她自己订的——也可以依照一个简单的收费表填写。

除此之外，她还要处理他的三个助理——康德斯、希里特及霍克布莱忒的信件。她必须把委托信件按顺序转给他们三个。“就这样，”费梅尔说过，“公理自转不息，因而总是会有扭转劣势的生机出现。”当资料送回来时，必须按这样的顺序：希里特审核康德斯的图表，康德斯审核霍克布莱忒的，霍克布莱忒审核希里特的。另外她还只得做卡片索引，把开支的单据记入总账，影印图表，影印时必须多印几张作为费梅尔的私人记录，多印的图表大约是明信片的两倍。可是她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处理信件，准备付寄，一次又一次把绿色、红色或蓝色的胡斯总统邮票的背胶部分划过一块小小的湿海绵，然后将它端正地贴在黄信封的右上角。偶尔还会变变颜色，用棕色、紫色或黄色的胡斯，虽然就一点儿变化，可是总是受欢迎的。



费梅尔的规矩是每天在事务所的停留时间绝不超过一个小时。他在一串分类细目下面、“敬颂安康”底下的空白处签上他的名字。如果一下子来了太多的委托信件，在一个小时里处理不了的话，他就把它们退回去。为应付这种情况，他让她油印了一些表格，正文是：“我们抱歉地通知阁下，由于工作的压力，我们对阁下之珍贵委托，不得已必须割爱。签名，Fo。”

在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半之间他们面对面坐着时，她从没见过他做些比较平凡甚至庸俗的事，例如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的。她甚至没有见过他鼻塞过。她脸红地想着比这更庸俗的事。他抽烟的事实一点儿满足不了她的期望。雪白的香烟太完美了，只有烟灰缸里的烟灰蒂还可以获得一丝的安慰。毕竟——至少——那么一点的废物，是他竟然也吸烟的凭据。以前她曾在一些能干的老板手下做过事，他们的办公桌像栈桥，他们的相貌使人不禁望而生畏。不过，连这些大人物也都偶尔会喝杯茶或咖啡，或者吃三明治。看大亨们吃东西或喝什么永远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吃剩的面包屑、腊肠皮和火腿的油腻表皮。必须洗洗手，必须掏出手帕来，必须揩拭嘴巴。花岗岩般的面孔，总有一天，会被雕塑成矗立在纪念碑上的铜像让后人瞻仰、怀念。可是费梅尔，当他早晨八点半来到时，从不带早餐。做起事来也与众不同，决不会紧张得要死或过分小心。即使他必须在“敬颂安康”底下签四十次名，他的字也总是同样的工整、清晰。他抽烟，他签名，偶面还会投来一瞥，这些就是他工作时所有的举动。九点半时，他拿起帽子和外衣，说：“明天见。”然后就消失了。从九点半到十一点他在海因利希亲王酒店里，从十一点到中午在容斯饭店，他用这些时间来接见父母、儿女和许瑞拉先生。中午他出去散步，一点时与女儿在



九点半的弹子戏

雄狮餐厅共进午餐。午后及晚上的时间他怎么过，她就不得而知了。她只知道他每天早上七点去望弥撒，七点半到八点和他女儿在一起，八点到八点半自己一个人吃早饭。

有一次，他的儿子去探望他，他当时的高兴劲儿真让她吃惊。在事务所里，他常常俯视通往廉逊门的那段街道。他曾送花给家里，曾和管家约定会客的时间。如果激动的话，他鼻梁上的小疤会红起来。阴暗的房屋后面有几个清洁妇，她们每天都清除一些空酒瓶，堆在大厅里，等清洁工人来搬走。瓶子愈积愈多，起先排五行，后来十行，最后，后门竟被一个坚硬、深绿的酒瓶之林堵死了。她曾偷偷地清点过瓶口的数目——对自己的好管闲事感到脸红——从五月初到八月底共有两百一十只空瓶子，平均一天一瓶多。

不过，她从没闻到过他身上有酒味，也没见过他的手发抖。那个坚硬、深绿的森林变得虚幻起来。她是真的看到它们了吗？或者只是她臆想的？希里特、霍克布莱忒或康德斯的确没有见过——他们每一个都远离其他两个，埋藏在自己小小的避难所里。

只有两次，他们里头的某一个人抓到另一个人的错误。一次是希里特在计算市立游泳的地基时弄错了——这个错误被霍克布莱忒挑了出来。可是费梅尔只让她用铅笔注明图表边缘的说明哪些是希里特的，哪些是霍克布莱忒的。她心里顿时明白了：原来费梅尔对他的事业清楚得很。半个小时后，她拿着计算尺、对照表以及削尖的铅笔回到他的办公桌，说：“霍克布莱忒是对的。三个月后游泳池将会塌陷。”不过他却没有指责希里特，也没有赞扬霍克布莱忒。但这一次——当他在那份更正后的计算表上签名时——他笑了，笑得非常古怪，和他的礼



貌一样。

第二个错误是霍克布莱忒替维恒斯库尔的铁路天桥做静力分析时犯的。那次，错误是被康德斯找出来的。她再一次凝视费梅尔——四年来的第二次——坐在他的办公桌上计算着。又一次地，她必须用红铅笔把霍克布莱忒和康德斯的说明分开来。正是这次出错，使他想出了用不同颜色的铅笔来代表不同的助理——康德斯：红色；霍克布莱忒：绿色；希里特：黄色。

她慢慢地化着一块巧克力糖边写着：“女明星的周末别墅”，接下来，当化第二块糖时：“合作福利会附属建筑”。因为客户们都留有姓名和住址，所以可以个别通知，而且附在信封里的图表也同样地令她感到她真的在做事。建筑用的石块以及胶片、铁箍、瓷砖以及水泥袋，这一切都是肉眼看得到的，然而，康德斯、希里特及霍克布莱忒，她虽然天天写着他们的住址，却无法看到。“为什么要写信？”费梅尔说过，“我们这里做的又不是搜集自白书的生意。”

实在无事可做时她便从书架上拿下百科全书，查她每天写在信封上的地名。“许尔格诺，人口：87，其中83名罗马公教徒；名胜：十二世纪教区小教堂及许尔格诺圣坛。”康德斯住那儿。有关他的资料保险卡上写得很清楚：“三十七岁，单身男性，罗马公教徒。”希里特住在北部，在“格鲁登，人口：1988，其中1812名新教徒，176名罗马公教徒，腌菜厂，主日学校。”希里特是“四十八岁，已婚，新教徒，子女二人，大孩子十八岁，小的才一岁。”她不需查霍克布莱忒所住的那个小镇。他住在布雷申费尔的郊外，搭公车三十五分钟就到。她脑子里时常涌起一个疯狂的念头：去看看霍克布莱忒，听听他



九点半的弹子戏

的声音，看看他的身体，握握他的手，感觉一下他的真实存在。可是他的年轻——他才三十二岁——以及他是个单身汉的这些因素使她打住了。虽然百科全书以身份证所特有的正确性叙述着康德斯和希里特的家乡，虽然——甚至在她计算他们的保险费，填写他们的门票，寄程序表或期刊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对她来说是镜花水月，犹如那位名字写在红卡片上的许瑞拉先生——虽然他可以随时会晤费梅尔，但是四年里他从没有登过门。

由于今天他对她的粗暴态度，她把那张红卡片搁在桌子上。那位绅士叫什么名字呢？大约十点左右走进事务所来，并且非常迫切地请求和费梅尔谈话的那位？他是个身材高大、头发灰白、脸色红润的男人，发散出挂帐式的精美食品的气味，穿着非常讲究。他有着力量、尊严与魅力。他的头衔有点含糊，大概是部长——部会咨询、会长、经理——之流的人。当她打算说她根本不知道费梅尔此刻在什么地方时，他突然飞快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说：“算了吧，宝贝，别装了。我可以到哪里找着他？”她不由得就向他屈服了，甚至还没弄清楚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她把最深处的秘密泄露了出来——它的馨香原来一直是如此敏锐地在前头引导她的：“海因利希亲王酒店”。于是他喃喃地讲了一大堆关于老同学，关于一件非常紧急、非常要命的事情，关于自卫，关于武器的话。走后，他留下了雪茄的芬芳。当一个小时后费梅尔的父亲闻到这股香气时，他不停地、兴奋地嗅着。

“天哪，天哪，这是多么棒的雪茄啊，真是太棒了！”老人沿墙壁嗅着，鼻子紧紧地抵着桌子。陶醉了一会后，他飞快地戴上帽子，冲出门去。几分钟后带了一个烟草商回来——他当



了那烟草商五十年的主顾。他们两个站在门口嗅了一会，然后像激怒的狗在事务所里左冲右撞。烟草商匍匐在办公桌底下——有一整团雪茄的烟雾在那儿盘旋着。他拍了拍手，像打赢了一场官司似的胜利地笑着说：“是的，阁下，那是一根帕塔加贤达牌的雪茄。”

“你有办法给我弄到吗？”

“没问题。我还贮存了一些。”

“要是香味不完全一样的话，你小心你的脑袋！”

烟草商又仔细地嗅嗅，然后说了：“帕塔加贤达牌，错不了，阁下，我敢赌我的脑袋。一根四马克，你想买多少？”

“一根，我亲爱的柯尔伯，一根就好了。我祖父一个礼拜赚四马克，我是很尊重死者的。你也知道，我感触很深。天哪，我儿子在这里抽掉了两万支香烟。而那支雪茄使它们相形见绌！”

她感到自己非常受尊重，因为这个老家伙正在她身边费梅尔的安乐椅上抽烟。对他来说，这张椅子太大了，因此她给他在背后塞了一个垫子，一边倾听着他絮叨，一边仍旧继续着她那绝对无可挑剔的工作——贴邮票。她慢慢地将一张张绿色、红色、蓝色胡斯的背胶部分划过湿海绵，然后端端正正地把它们贴在信封的右上角上，那些信即将投进许尔格诺、格鲁登及布雷申费尔。当这个老孩童感到一种适意时，那副模样就好像非常遗憾虚度了五十年似的。

“天啊，”他说，“我知道一根好雪茄是什么样子，竟需要等这么久，亲爱的孩子，一直到我的第八十个生日。不，不，我没小题大作，也没激动。当然今天我已经八十岁了，我儿子不是让你订一篮花给我吗？非常漂亮，谢谢你。等一下我们一



九点半的弹子戏

起去庆祝我的生日，好吗？我诚恳地邀请你到柯拉娜餐厅去参加今晚的生日宴会。可是你能告诉我吗，我亲爱的里欧娜，为什么在这五十年里头——五十一，精确地说——我一直是那儿的主顾却没有人想过要卖我一根这样的雪茄？不可能啊。你知道我从不吝啬啊。年轻时我抽十分钱一根的雪茄，当我赚多一点时，抽二十分钱一根的，接着，一年一年地过去，抽六十分钱的。告诉我，亲爱的女孩，你猜他们像什么——那些嘴巴里塞着一个铜板走来走去的人们？我很难想象他们像什么——那些在早餐与午饭之间抽掉我祖父周薪的三倍的人们。嗯，害得我这样的糟老头嘴里发痒，并且像只篱笆下的小猎犬般地在儿子的事务所里爬来爬去。这是怎么回事？罗拔的一个同班同学？部会咨询、会长、经理？甚至内阁大臣！那么我应该认得这个家伙才对。国防部？武器？”

忽然，他的眼睛像蒙上一层烟雾似的模糊起来。一个弹簧门“呯”的一声关上了。老人沉湎于对过去的回忆中，他想起了他生命的第一个、第三个、第六个十年。他又在埋葬他的孩子了。到底是哪个呢？娇安娜？海因利希？他正朝白棺木上撒着一抔黄土，撒着花，他眼里的泪水是一九四二年——当奥图的噩耗传来时——的眼泪吗？是为他太太去疗养院一去不复回而流泪吗？这些泪水——当他的雪茄在烟灰缸上以纤柔的烟之花圈冉冉上升时——是来自一九〇二年的。他正埋葬着他的妹妹夏乐德——为了她，他曾勒紧了腰带节省下一个金币又一个金币，希望她的病能好转。棺木滑下去，由绷绑吱吱作响的绳索拉住，而同一时候小学生们唱着：“守护人啊，燕子飞往哪里去？”那欢悦悠远的吟唱声是属于半个世纪以前的。现在只有一九〇二年十月的那个早晨才是真实的。莱茵河下游湿湿的



雾，以沙邦舞的扭旋掠过湿湿的甜菜园，柳树林里的乌鸦像忏悔火曜日的喧哗者般地聒噪着。而这时里欧娜正在湿海绵上划一张红胡斯。三十年前她还没出世的时候，农家儿童们曾唱：“守护人啊，燕子飞往哪里去？”现在一张绿胡斯，划过小海绵。小心点，寄给霍克布莱忒的信是按本埠邮资付寄的。

当老人沉浸于回忆中时，他的眼神显得很茫然。此时此刻她真想跑到花店去买一束花给他。可是她怕他会孤独、寂寞。他伸出手来，她小心翼翼把烟灰缸推到他前面。他嘴里衔着雪茄，注视着里欧娜，然后温和地说：“孩子，你一定认为我疯了。”

她怎么会认为他疯了呢？相反，她非常喜欢他。在她下午下班时，他会像闹钟一样准时地到事务所来接她。因此她可以帮着整理他那零乱的书藉——在街道的另一边，高高地在印刷厂上面，他就住在一个“工作室”里，生活在对童年的追溯里。在那儿，他保留着许多由承办所得税的官吏——他们的墓碑前的树还在她学写字之前就拱起来了——审核批准过的文件、英镑证券、金元券、萨尔瓦多岛的农场股权。在那些文件里面，她搜索着结算过的帐目，解读着由早已倒闭的银行发出的手写通知单，沉思着一份久远的、迄今已经比受惠人多活了四十年的费梅尔父亲的分配遗产的遗嘱。“我将史德林葛的洞室及格尔林葛的田庄两处地产全部留给我的儿子海因利希，因为他天性中显着沉静之气质，那是一种欣见万物生长的特质——我视之为一个农夫生活的先决条件……”

“正是在这里，”老人喊道，挥舞着他的雪茄，“在这个事务所里，在服役前我对我的岳父口述遗嘱。当我在口述的时候，孩子们正沉酣在睡梦中。第三天早晨他送我到车站去，用



九点半的弹子戏

柔软甜蜜的小嘴吻我的脸颊。那时他才七岁。可是，里欧娜，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得到我的遗产。一切又都回到我的身边：财产以及银行帐户、股息加租金。当我悲伤时我从不曾能够摆脱过。我太太有办法做到，人们的确常常获得她给予的东西。而在漫漫长夜里，当我躺在她身边时，我常常听到她的呢喃——长而轻——一说就是大半夜，像水控制不住似地喷射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老人禁不住泪流满面，这次他穿着军服，像是后备工兵部队里的一名排长、枢密顾问，沉痛地从家里出发去埋葬他七岁的儿子。基尔伯氏的坟墓簇拥在白棺木的四周。农庄里又潮湿又阴森，然而金质的数目字却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标示出他去世的年份：一九一七。罗拔穿着黑绒衣，在马车上等候。

邮票不知不觉从里欧娜手上滑落，是一枚紫色的，她不信能将它贴在寄给希里特的信封上。拉马车的马在坟场门外喷着气，这时罗拔·费梅尔——才两岁——被允许抓一抓缰绳。缰绳边缘的黑色皮革龟裂了。而那个数字，一九一七，是不久前才镀的金，比太阳还耀眼……

“现在他在做什么呢？他自己一个人在做什么——我的儿子，我仅存的一个儿子——里欧娜？每天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他在海因利希亲王酒店里做什么呢？我还记得我们时常让他看马车夫怎么把鼻罩套在马上。现在他在做什么呢？你就告诉我吧，里欧娜。”

她迟疑了一下，捡起了那枚紫色邮票，然后轻声而坚定地說道：“我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老家伙把雪茄衔在嘴里，手扶着安乐椅，微笑着——就好像他们两个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似的。“你考虑一下怎么样，